

爲何你要

Why You Have Met Me

祿緣老師／著

遇見我





回憶的浮現

「祿緣，半善居命理」

「嘿，老師你好。」有一個客人走進來。

「你好喔，歡迎，請坐喔。」我看著這位剛進來的小姐，好像很趕的過來，上氣不接下氣的。

「我是朋友介紹過來的，她說老師你論命跟其他人很不一樣，很有獨特的見解，所以我想來聽一下你的意見。」她喘著氣地說著，同時把手袋放下。

「要不要先喝杯東西？你應該口乾了吧。」我遞給她一包果汁。

「好啊，謝謝老師，我害怕你關門了所以就趕緊跑過來了啦，還好能趕上。」她一邊喝著飲料一邊說道。

「不用那麼急，我還沒到關門的時間。」我微笑著說道。

「老師你看起來很年輕耶。」

我笑著回她說：「年紀跟能力不一定掛勾嘛。」

「你那麼年輕就當命理師呢。」她驚訝地說著。

「有時候緣分就是這麼微妙的，很多東西你自然而然就走到那邊去；有些事你很想抓緊，卻怎麼也抓不緊。」

「你說話很玄呢。」

「人生本來就不簡單啊。」



「店舖名字很特別，是有什麼意思嗎？而且爲什麼老師你那麼年輕會選擇當命理師？」女客人一連問了好幾個問題。

「你趕不趕時間？有沒有興趣聽一個故事？」我拿起一旁的花茶喝了一口。

「故事？好啊，我最愛聽故事的了。」

「那我講一個關於我朋友的故事給你聽聽，你聽後就懂了。」



初遇之緣

我叫緣分，是一個在修讀社會科學的學生。在2019年春天，香港政府打算修改有關逃犯的條例，然而這一個想要修例的做法，卻觸發了一場轟動全世界的示威，社會上不同地方都就著這個社會議題熱烈的討論，我也是其中一個反對這項修改的人。

社會上就著這個議題不同意的聲音佔絕大多數，反對的聲音此起彼伏，在不同的地方，網絡上、車站、街上橫額等等，不同的地方團體，或是政治組織都有大量建議著政府先多做一下諮詢才決定。

為什麼反對？因為「送中條例」等同將一國兩制、兩個司法管轄區的界線變得模糊，而且中國內地的司法跟文化大家都衆所周知。如果「送中條例」真的通過的話，那麼香港言論自由不就變得岌岌可危？有一天不小心政治不正確然後被抓回去怎麼辦？萬一香港的司法制度變成跟內地一模一樣怎麼辦？

說實話其實我是一個很膽小、很內向的人，不過因為看到這個修例背後的風險，我就想著看看能不能做一些事情來讓更多人知道及關注這件事，順道拉攏一下更多人去反對這次修例。想到我們年輕一代相對比較熟悉科技，網絡上的資訊十分流通，可是上了年紀的叔叔跟阿姨，或是伯伯跟婆婆們就不一定知道現在發生了什麼。剛好看見有很多年輕人在



街上發宣傳單張，以及不同的文字及圖像宣傳，我們稱之為「文宣」，所以啊，我就鼓起勇氣起過去問：「你好，我想幫忙一起派，請問可不可以？」

「你好，歡迎歡迎，我叫大毒薯。」一個高高瘦瘦，臉上很多暗瘡的男生回應我。

「你好，你叫我小毒薯就可以了。」這時候隔壁一個拿著傳單在派的男生跟我說話。這名字一聽就知道一定是兄弟了。

這時候有一個女生走過來，看上去很兇巴巴的樣子，看看我然後看著大毒薯說：「這是誰？」

「他是新來幫忙的，他叫……」大毒薯講到一半用奇怪跟求助的眼神看著我。

我發覺自己忘了自我介紹，趕忙說：「我叫緣分，因為不知道可以做什麼，所以想來幫幫忙，你好。」

那女生霸氣的說：「我叫非洲姐，別看我好似很兇的，我可是很講義氣的，不信的話就問問他們。」

一旁還有個女生這時候也說話了：「我叫秋野，歡迎。」秋野看上去比較斯文。

「文宣都在這裡，隨便拿去派就可以了。這些飲料隨便喝就好，不用客氣。」大毒薯跟我展示著東西擺放的位置。說罷他就拿起音響到一邊發表著演說。

然後我就拿起一些傳單，羞澀地在地鐵站的出入口派發。就這樣我跟這次的社會運動拉上了關係。

大約過了兩個星期，他們叫我上去一個辦公室似的地方開會。上面看到一個男生跟其他人在說話，大毒薯跟我介紹

說那個男生叫做正常。嗯，名字都很奇怪。我們走到房間的另一邊去開我們的小會議。

都坐下來了以後，大毒薯向著大家說：「除了發傳單以外有沒有其他可以做的？」

「有沒有可能邀請一些有名的嘉賓過來演講？可能效果會比較好。」秋野提議道。

「也可以，可是我們需要比較好的設備。」大毒薯回應著秋野。

「要不其實我們可以試搞放映會，播影片好像沒那麼悶？」非洲姐也說話了。

「這也可以，找人借投映機應該不太難。」小毒薯也同意了。

因為我什麼都不懂，基本上都在那聽著別人說，沒有給什麼提議。最後開會開了一個多小時後，終於把細節都定下來。

「緣分你喝不喝酒的？聊聊天？」大毒薯邀請著我。我愣了一愣，因為沒想到會有人邀約我喝酒，然後回說：「好啊。」有人來找我這個半邊緣人跟社會底層的垃圾喝酒，何樂而不為呢。

然後我看見正常跟非洲姐拿著一枝威士忌走過來，在一旁的我跟秋野不禁皺了皺眉，心想：「現在的人都一來就那麼激烈嗎？」

就這樣，我們一邊瘋狂喝酒，一邊聊到半夜。只用了一個晚上，大家互相就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。

我們基本上每個禮拜都會有最少兩三天一起在街頭努力



著。然後總有一兩天是喝酒聊天到凌晨。我覺得很快樂，因為有理念跟想法差不多的朋友的感覺很好。而且我原本的朋友圈都是比較斯文比較乖，基本上不會有人跟我整個流氓似的在喝酒聊到半夜。

有一天，剛好我自己所住地區討論的群組跟網絡上，有人在問有沒有人可以幫忙辦一些地區活動，說實話我不知道自己是哪來的勇氣，就聯絡了他們說自己也想要幫忙。

因為剛好有人能在大學裡面佔到一個房間，所以我們的第一次見面是約在一家大學裡面。我剛踏入門口，就看到已經有幾個人坐在裡面了。椅子都是圍著圓形的擺放。

「你們好，你們是不是活動群組的？我有沒有去錯地方？」我說話有點結結巴巴，我到底是在緊張什麼啊……

「歡迎啊，快進來隨便坐，還有人沒到。」有一個穿著超小件衣服的女孩笑著跟我說，我心裡第一個感覺就是你穿了跟沒穿有什麼分別？是我太保守還是我已經跟社會脫節了？

「好的。」我靦腆地回應道。

我剛坐下，放下背包，門外就有一個穿著襯衫跟西褲的男生進來，拿著登山杖，背著一個背包，臉帶微笑地說：

「你們好，我是K，請多多指教。」

這時候一個矮矮的，身上有很多紋身的人說：「你好啊，歡迎你K。」

隨後是一個綁著馬尾的女生接著進來說：「對不起，剛下班，所以來晚了。」

「沒關係，人應該都到齊了，我們開始吧，我們再來一次自我介紹吧。」剛剛歡迎我的那個女孩說道，然後她接著說：「大家好，我叫三萬，我是做一些設計有關的工作，也是這次邀請大家過來的人，很感謝大家願意出席跟幫忙。」她說話的時候很客氣，跟她的衣著風格完全不一樣。

「我叫可樂，我是當廚師的，很高興認識你們。」很矮的那個男生說道。

「我是K，是在做工程。」

「我也是做工程的耶，真巧，你們可以叫我總書記。」有一個看上去很可愛，十分和善，而且樣子一看就知道是就十分穩重的那種的男生說道。聽到這名字後我們忍不住笑了出來。

然後有一個頭髮長長的女生說：「嗨，我是小明，我做社福工作的，很高興認識大家。」

「我是優優，做服務業，你們好。」剛剛最晚進來的那個女生開口了。

「我叫阿偉，我是做金融服務行業。」一個胖胖的男生介紹道。

我看了看，好像大家差不多介紹完了，剩下兩個人還沒說話，我在想，沒理由當最後一個人吧，這樣好像很奇怪耶。掙扎了一陣子，我決定還是先開口說吧。

「大家好，我是緣分，現在還是一個學生，你們好喔。」我才剛說完，三萬就說：「學生喔，很年輕耶，你現在是在讀什麼？」

「我……我是讀社會科學……不算年輕啦。」我結結



巴巴地回道，然後心想，靠北我到底在說些什麼，什麼不年輕。尷尬癌瞬間發作起來。

「嘿，你說你不年輕，那我們到底是算啥，老人家喔？」優優插把嘴進來，用著抱怨的語氣說道。

「好了好了別嚇到弟弟，你看他臉紅耶。」可樂笑著說道。

啊～媽啊，我到底在做啥，我是誰，到底在說什麼啊……真想找個洞躲進去……這也太太太尷尬了吧……啊啊啊……

「好啦我也自我介紹一下，我是小鳥，從事文化類的工作。」這時候一個頭頂圓圓，頭髮很短的男生開口，我第一個反應是在心裡想，你是不是準備去出家當和尚？把頭弄得那麼光溜溜的是怎麼了。而且樣子也太太太呆了吧，你是電車男還是宅男？

「應該剩下我還未介紹了吧，我是小戴，現在在一些福利團體裡工作，是比較多關注基層市民的那種。」一個有著包包臉的女生說道。

「好了，讓我來說明一下，我們接下來會辦一個遊行，因為我們的區域暫時還沒有團體想要辦，所以我們來辦。而我這裡有一些舉辦遊行的相關法規跟要求，大家可以先看一下。」三萬很認真地說，然後給了我們每人一份資料。

我先是愣了一愣，因為完全沒有想到人生中會有幫忙舉辦遊行的一日，我看了看三萬給我的資料，需要的東西跟人手要求真的很多啊。

幾分鐘過了以後，三萬接著開口說：「大家看好了沒，

不如我們先討論一下我們遊行的路線，大家覺得哪裡當起點比較好。」

「這個公園大家覺得怎樣？那裡地方比較大，可以有地方去設置音響跟講台，又可以同時讓幾萬人在裡面集合，算是個不錯的地方。」小戴拿出一大張地圖指著說道。我心想這準備也太好了吧。

「我覺得這也是很好啊，這地方大家都熟悉，誰都懂得去。」可樂接話說。

「地方是不錯，可是人流該怎麼走？公園出入口都在同一個方向，人那麼多會不會堵著？」小鳥提出問題，想不到他看上去呆呆的，宅宅的，頭腦卻還挺清晰。

「這倒是一個問題。」可樂說道。

「可是如果不用這個公園做起點的話，還有沒有其他選擇？」K也說話了。

「區內應該沒有比它更大的地方了。」我說。

「我想可能我們需要先去一次實地考察研究一下。」阿偉說。

「那我們先討論一下終點吧，起點晚點再討論。」優優決定不再糾纏在這個話題。

可樂伸手指著地圖提議說：「終點的話，這個公園好不好啊，地方夠大環境又好，又可以放大型音響，又夠位置讓大家聚集然後請嘉賓說話。」

「可是附近都是一些私人住宅，如果放大型音響的話應該會吵到人，然後被樓上扔雞蛋。」總書記說。

「那裡位置不近車站，到時候如果人很多的話，離開會



不容易吧。」K說道。

「這……其實好像有點遠吧……」我就小聲地說了一句。

「好像真的有點遠……等我看一下地圖……這……地圖顯示中間都有幾公里距離，走路應該也要一個多小時，那麼久對老人跟小孩有點辛苦吧，而且天氣也應該挺熱。」三萬說。

「要不就定在這個遊樂場，好像會比較好吧。附近有車站，地方也夠大，距離也短了兩公里。」總書記提出了新的地點。

「這個好像不錯耶，附近有商場跟店舖，到時候要買東西補給也算容易。」我衝口而出說了這一句。

「這我覺得也可以。」阿偉跟小鳥和議道。

「那不如就這樣，終點就定在這裡，然後起點我們再討論。」優優來了個小總結。

「那就進入下一部分吧，我們需要設立救護站、設計、宣傳活動、安排糾察和音響，就先討論救護站好了。」三萬打開下一個議題。

「救護跟急救這部分我可以幫手，我認識一些急救的組織跟護士，我可以問一下他們能不能幫忙。」小明負責起了這部分。

優優接著說：「我也認識一些做護士的，我也可以問一下。」

「我們要設置多少個救護站？」總書記問道。

「最少應該也要四個吧。」三萬回應說。

在他們東一句西一句討論的時候，其實我覺得自己好像幫不了什麼忙，因為他們說的，其實我全都不太懂，我認識的人跟團體也不多，基本上什麼也做不了。在這個場合上，我感覺像是來打醬油。說急救，我在這範疇一點認知也沒有。可是其他人，好像是所有東西都很自然，什麼都懂，人脈也很廣。我在想，為什麼好像我什麼都不懂，是不是因為我特別爛。在我內心上演小劇場的期間，總書記突然說了一句：

「嘿，時間到了，我們要交場了。」

「不知不覺已經那麼晚了啦。」三萬說道。

然後大家就把下一次見面的日期定在隔一個禮拜的星期五晚上。

我們幾個人就一起離開大學的校園範圍，坐車回家。在路上我們都在了解大家，畢竟是第一次見面，剛認識就當然比較多問題想要知道的啦。

因為我也是第一次跟滿是紋身的人交朋友，所以我就對著可樂問了一個很白痴的問題：

「嘿，可樂，你怎麼全身都是紋身？」

「怎麼了，我這身紋身不帥嗎？」

「不是啦，我只是好奇幹嘛紋那麼多啦。」我一邊說一邊心想你也太自戀了吧？

「就因為好看啊，你要不要也紋一個？」他懷著一個有點壞的笑容說著。

「我也想試試看啊，可是我怕疼。」我用著尷尬的語氣說著。



「不疼的啦，忍一下就好。」他的笑容變得跟那些要拐帶小孩的怪叔叔差不多。

「我研究一下吧。」我在說的時候，臉上明寫著鬼才會信你那些屁話。你跟吃辣的人向別人說這些東西不辣的有什麼分別？

「就好像給蚊子叮那樣而已，不會太疼啦。」他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。

「鬼才信你，明明很多人都說很疼的。」

「男生嘛，一點疼算什麼。」

這時候我聽到三萬跟小戴在說過幾天有一個合作的項目要去演講，我直接扔下可樂然後走過去問：「你們兩個原本就認識的嗎？」

「對啊，我們有些時候會一起有一些合作。」三萬有點尷尬地回我說。

轉眼間車已經到站了，我們就此道別。

過了幾天有一個大型抗議活動，我跟朋友在政府大樓近海邊的一個草地坐著，在距離我們不遠處就是金鐘的天橋，我們沒有過去，因為我們都知道那邊是有大量人群在抗議，而因為我們都是比較膽小的人，所以就不敢走近那邊，只遠遠地參與「野餐」湊一下人數，我想，這應該算是某種形式的行動跟精神上支持吧？

我們剛坐下不久，就突然看到有一堆人跑過來，說前面警察舉起了紅旗（將會使用武力的警告），我們開始緊張了起來，從來都沒遇過這樣的事情啊。才過了沒一會，又有人跑過來說已經展示了黑旗（將會使用催淚煙的警告）。然

後就有一大群人好像逃難似的跑過來，我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，這時間有人大叫：「開槍了，警察瘋了，向人群射了催淚彈。」

我頓時覺得很不可思議。因為拿起手機看新聞直播跟照片，那些抗議的人又沒有槍沒有炮，什麼也沒有，頂多就只有保護自己的頭盔，而且也只是堵路在抗議，又沒殺人又沒放火又沒搶劫，用不著這樣吧？

我們第一次遇到這場景，說實話我們也害怕極了，不知道該怎麼做跟應對，可以說是六神無主，然後就跟著逃難的人潮一起逃跑。我們去吃了個晚餐後就回家了，每個人都被嚇得不輕。回家後看新聞，發現政府一方把那天定性為暴動。我內心有一個很大的問號，這也算是暴動？暴動的是警察吧，這倒果為因的做法著實讓人大開眼界。

沒想到，才沒過了幾天，又有一則轟動的新聞出現了。那就是有一位為民主追夢的人選擇了以死明志，他的犧牲，讓人為之動容。這一夜，整個城市都好像失去了色彩。網上關於那位烈士的新聞跟討論鋪天蓋地，大部分人都被悲傷籠罩著，我也哭了很久很久……

接下來的遊行，也是舉世矚目，那一天，我跟朋友約在地鐵站，一起去參加遊行，那一天，人真的很多。我還沒出車站，就看見了排山倒海的人潮，一個擠著一個。有老人，有看上應該只有兩三歲的小孩，跟著爸爸媽媽一起參加遊行。看到這一幕幕，我想這應該就是最好的身教吧。我好



不容易，在地鐵站內擠了很久很久後才走到上去地面，一上去，就看到滿滿的人，幾條大馬路都站滿了人。我在想，這應該是有史以來最多人的一次了吧，滿滿都是一家大小的影子。好像，好久都沒有看過人與人之間這樣的團結。更何況，街上絕大部分人們基本上全都是互相不認識的。這一個遊行我花了差不多半天才把那段路走完了。我們都十分累，天氣也很熱，路程也很遠，可是大家都選擇了堅持下去。到最後，大會宣布有接近二百萬加一人參與了這次遊行抗議。當人們說出那特別的一個，感覺是那麼的悲痛。

我想，這人數應該可以了吧？這麼多人反對應該沒理由繼續強推了吧？

誰知道，現實跟我預料的完全相反，政府沒有半點想要讓步的意思。

又到了跟可樂們聚會的時候。

「這個政府現在是怎樣？都已經死人了還是這副唯我獨專的樣子？」小明激動地揮舞著手腳說道。

「不就是，都死人了還是那麼獨裁，還要把人打到頭破血流！」優優看上去也很生氣，臉都紅了，如果眼神能夠殺人的話那麼應該都要死很多人了。

「警察也很過分啊，對著那麼多人放催淚煙，現在拿著槍就可以那麼霸道，想開就開。」可樂也一起開罵。

「這根本沒人性啊，有沒有可能對著那麼多人開槍放煙，小孩子、老人家耶！」我也有點激動。

「警察也只是棋子而已，不過他們自己甘願墮落，看來這次應該沒可能善了。」總書記還是一如既往的沉穩，看上去還是十分的冷靜。

「我明白大家都很生氣，但是我們還是先討論遊行的部分吧。」阿偉把激動的大家拉回正題。

「我覺得宣傳可以結合不同的東西一起做，例如早幾天發生的事我們也應該要讓更多人知道，尤其是沒有出來遊行或參與的人。」三萬帶點猶豫地提出建議。

這時間，我才知道原來大家都是那麼有正義感，好像，終於找到一堆志同道合的人。因為我一直以來都是一個異類，從小到大，我都跟別人很不一樣，甚至被排擠，被歧視，從來就沒有什麼人跟我的思想是同頻的。但似乎這次跟以往有點不一樣了。

「我覺得可以啊，反正這也是我們本來也要做的事啊。」可樂和議。

「誰可以設計一下新的文宣？」小明問道。

「我可以幫忙弄一部分。」三萬說道。

「我也認識其他地區負責設計傳單跟海報的，我找他們問問試試看。」可樂跟三萬一起分擔一部分。這時候我覺得三萬跟可樂是不是有些什麼，他們怎麼整天都在一起做同樣的事？

「我覺得我們也可以參考一下其他區，弄一幅連儂牆。」總書記提出了另一個做法。

「那我們直接把宣傳單張貼到人行隧道好不，那裡最多人經過。」小明連地點也那麼快就想好了。



「這不就很簡單。」可樂很得意地說道。

「簡單還是要做啊，而且沒想像的那麼容易。」優優反駁著可樂。

「那設計跟傳單這部分就這樣定了，內容就稍後再研究吧。」三萬敲定了這部分的事。

「那我們回來談一下音響吧，我們要多大的音響？設不設演講台？」K提出了一個重大的議題，因為這是最花錢的一個部分。

「講台我覺得弄一個小型的就可以了，太大的好像沒那個必要。」可能是我比較窮，窮等人家很自然就向著錢的角度去想。

「中型跟小型的演講台分別大約要多少錢？」小鳥問道。

「如果好像平常其他人那些就，基本上可能要八到十萬，小型的就大約兩到三萬應該勉強可以。」K把價值簡單說明了一下。

「有沒有可能不做講台，直接弄喇叭就好啦？」我真沒想到總書記比我還要省，我甘拜下風。

「這好像有點太遜吧，氣勢都沒呢！」可樂皺起眉頭，一臉奇怪的表情說道。

「其實在談這些以前，我們是不是該先研究錢的問題呢？有多少錢做多少事啦。」這時候優優提出重點來。

「那我們籌不籌款啊？」可樂問道。

「好像不收錢好一點吧，免得被人家說東說西。」小鳥說道。

「一牽扯到錢就很麻煩，我們自己給就好了啦。」優優看來也擔心籌錢的風險。

「對啊，錢多是非多。」阿偉也同意。

「我也覺得不收錢比較好，如果大家都認同不收的話那就我們自己出吧。」三萬說道。

那麼多個人裡面只有我一個還是學生，經濟能力是最弱的。如果說沒壓力那是假的，可是爲了自己的理念，也不能計較那麼多吧。

在我走神的時候，小鳥突然說了一句：「要不我們先實地考察一下才決定細節？每個場地的條件不一樣，現在講那麼多不一定可以用。」

大家就直接放棄討論，待看了再說。然後就隨便約了一天大家都有空的出去實地考察。

可樂提出說：「不如我們一起去吃甜品？」

「好啊，在大馬路的那家好不？」三萬回應說。

就這樣，我們就去了吃甜品，一堆剛認識的人，就猶如認識了很久的老朋友一樣，聊了一整個夜晚。那一夜，我們都對未來充滿著期待，爲了各自的理念，一起的努力著。

而我，也繼續跟著朋友一起在港島的各種活動上充當著和理非，幫忙購買東西給其他有需要的人，在活動現場傳遞物資，參與著不同的部分及能力範圍的崗位，能幫，就幫吧。其實我只是抱著幫助別人的心態，看著人家那麼努力爲香港的未來犧牲著，我也沒理由閒著吧。



才過了沒多久，我們就迎來了又一次的震撼，在七月一日這天，又有一個大型遊行。我跟我的朋友在遊行的路線中設立了一個物資站，就是收集鮮花去悼念犧牲了的人，同時也弄了一幅連儂牆讓大家有個地方可以留下一些心意卡。人真的真的很多，差不多近我們這邊的人都走過來寫下心意，也有很多人專程過來向我們打氣。我們忙得不可開交的。過了大半天，前面突然有人大叫說：「立法會要人！立法會要人！」我們大家你眼看我眼，一臉的疑惑，然後有人拿著新聞直播過來給我們看，我看見有一堆人在立法會門口想要衝進去，我就不由得的說了一句：「我操，這是什麼，他們也太狠了吧，會不會有點太暴力？是有多不怕死啦。」

不知道為什麼，心中有一點異樣的感覺，就想要問一下其他人安全不，在哪裡。然後啦，發現可樂跟三萬他們是在那邊附近。這時候，我好像懂了些什麼。

到了晚上，我走了過去立法會附近的出入口，然後看見了我中學的其中一個兄弟，紅井，我平常都叫他一聲哥。

「哇，怎麼你也在這耶。」他見到我的出現簡直是震驚。

我不以為意的回應說：「怎麼了，我在這有什麼問題？」

「這跟你的人設有很大距離耶，你參與就已經很奇怪了，還走到這裡那麼前？」他還是一臉驚訝的樣子。

「這不算前吧？」我完全沒有任何的意識到我這裡叫做前線區域。

「隔壁就是立法會了，還不前？」紅井逗起我的下巴，

用一個像是看傻瓜的眼神望著我說道。

亦因為近距離的對望，我才看見他頭上有傷，而且背後也掛著一個頭盔，我慢慢的伸出手去摸一摸，有點心痛的說：「你看看你，都受傷了。」看著自己的兄弟受傷，心中有點異樣的感覺。

紅井可能是看見我的表情有微妙的變化，接著說：「不用那麼大驚小怪啦。」然後拍了我一下。

我搥了他胸口一下，然後說：「哥你那麼英勇幹嘛？當英雄喔？現在是不怕死嗎？」

「要不你自己來試試？有誰會不怕？不過怕有什麼用啦。」他拿著傘戳了我一下。我眼眶有點微紅，紅井看到後擦了擦我的眼說：「都這麼多年了，你這個愛哭鬼還是這麼容易哭。」

我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，只能用顫抖著的聲線向著這個兄弟說一句：「別死，過幾天出來吃飯。」

「行啦，你先顧好你自己。」他拍了拍我肩膀。

然後聊了會，才發現兩個人已經好久沒見了，要不是這次的偶遇，也不知道原來大家的理念跟立場是那麼相似。

我看著車輛班次，再看看時間已經很晚了，再不走就沒車回家，而且我也要回去幫忙把東西都收拾好，我就先離開。

突然間警察會在午夜的時候攻入立法會的消息在全城流傳。我再一次看著直播的時候，人們都建議在立法會的那些人出來，過了沒一會，有一堆抗爭者突然進入了立法會，我看得一頭霧水，不是說撤離嗎？怎麼又一大堆人衝進去？



我還在疑惑這個問題的時候，聽到直播中記者哭著問在進去的示威者們是在做什麼，他們不害怕嗎？然後出現一把很稚嫩的女聲，哭泣著說：「我們也很害怕，可是我們更害怕明天看不見他們幾個。」原來他們是進去想要救人，把人都抬走，真正的做到齊上齊下，要完完整整的離開。在聽到那個女生的話，我的眼眶紅了，想要停下，可是就是停不了，眼淚一直一直流，直至忍不住大哭，彷彿把過去生活的壓力也一次過釋放了出來。

過後，我想起我走的時候紅井還留在那，就發短訊看看他是否安好。